薄姬信仰：鹰城汉文化的一处重要标志

● 萧根胜 乔建功 梁水清

少不更事，就知道家乡郏县冢头北地有个比麦秸垛还要大得多的墓冢，不时随小伙伴们爬到冢上，往下溜滑车，好不悠哉乐哉！及至入学启蒙，方知这里埋葬着西汉薄姬娘娘，向东沿黄阜岗绵延十数里还有五六座这样的墓冢，“冢头镇”由此而得名。

《冢头镇志》载，朝廷还在薄姬冢西里许（今天地庙村），建天地庙，派兵驻守陵园；又在南边建玉皇阁，祈求上天护佑。其殿宇的柱础和瓦片至今还依稀可见。岁月悠悠，流水无情，如今只剩下这一座高约11.3米、占地1080平方米的墓冢，1957年被列为郏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
每每念及家乡的薄姬冢，遍观周边各地的薄姬娘娘庙，凡此种种，何尝不是光辉灿烂的汉文化在平顶山地区的又一重要例证与标志。

史书与传说故事中的薄姬

《汉书》载，薄姬是汉高祖刘邦的侍妃、汉文帝刘恒的母亲。其父为会稽郡吴县（江苏苏州）人，秦朝时与魏王宗室女魏媪（ǎo）私通，生下薄姬。魏媪请人为女儿看相，言此女将来必生天子，魏媪遂将薄姬送给魏王豹为妾。

刘邦灭魏，掳薄姬人等入汉宫织布工房，见薄姬貌美，召她入宫，但一直未曾宠幸。当初，薄姬在魏王宫时与管夫人及赵子儿交好，并约定三人谁先富贵，不要忘记大家。汉王四年（公元前203年），刘邦与管夫人及赵子儿在河南成皋灵台交欢，两位美人说起当年与薄姬三人的约定，刘邦听后心生怜悯，遂召薄姬侍寝。薄姬于公元前202年生下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刘恒，但自此再也没被刘邦召见过。刘恒8岁时获封邻于匈奴、都于晋阳的代王。薄姬崇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说，把毕生的情与爱倾注到儿子刘恒身上。

刘邦驾崩后，吕后专权，对刘邦宠爱过的嫔妃及其所生的儿子恶性报复，非关即杀，将红极一时的戚夫人砍去手脚，圈养在茅厕之中，谓之“人彘”。据说吕后为试探薄姬，称自己有病需女人乳房作药引，薄姬就毫不犹豫割下自己的左乳奉上；再加上薄姬少见刘邦，地位低下，行事低调，遂对薄姬网开一面，准许她跟从其子刘恒到荒远的代国就藩。吕后为进一步试探薄姬，命刘恒到赵国为王。薄姬审时度势，认为从苦寒边远的代地到沃野千里的赵国自然是一桩美事，但在吕后急于大封吕氏家族之时，未必不是一个陷阱，遂指使刘恒上表称谢，表示自己愿意为国戍边。

“低头受侮笑，隐忍硉兀冤。”在薄姬谨慎持重的把控下，刘恒母子躲过了一次次权力争斗的激流险滩，得以偏安代地一隅。薄姬曾患病三年，刘恒侍母至孝，衣不解带奉母左右，每逢汤药熬成他必亲尝，温度适中，才让母亲服下。“亲尝汤药”的故事排行“二十四孝”第二，刘恒是“二十四孝”中唯一的帝王。就藩代国15年间，刘恒与民休养生息，发展生产，国富民安，深受百姓拥戴。

吕后驾崩后，周勃、陈平联络齐王刘襄、朱虚侯刘章（皆为刘邦的孙子）等诸大臣铲除吕氏一族。这时，刘邦的8个儿子只剩下吕后抚养带大的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，而在诛吕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刘襄、刘章更跃跃欲试觊觎称帝。但诸大臣反复斟酌最后决定，拥立仁慈宽厚的薄姬之子刘恒为帝，派人前往代地迎接。

薄姬母子闻讯，觉得尽管这是天大的好事，但在这纷繁变幻的新旧交替之际，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，于是先派国舅薄昭前往都城长安找到绛侯周勃探听虚实。核准情况后，刘恒才率人进京即位，是为汉文帝。之后，薄昭又往返代地接送姐姐进京。刘恒即位后，尊母亲为皇太后，对内励精图治，兴修水利，扶持农耕，废除肉刑，提倡节俭；对外采用软硬兼顾的怀柔政策，平抚了南越国赵佗的割据势力，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时期，开启了史家所称颂的“文景之治”。

掌管全国军权的太尉周勃在剪除诸吕、拥立刘恒的过程中曾为首功，但在施政过程中，屡有功高震主的骄横作为，后被削职回乡，却接受了吴王刘濞赠送的500匹战马及刀械盔甲，被人告发谋反，准备执行死刑。薄太后闻讯，立即召见刘恒，劈头盖脸怒斥他，当初周勃手握军政大权尚且不反，如今告老还乡谈何谋反？母亲的一番话骂醒了汉文帝刘恒，不仅赦免了周勃，恢复了他绛侯的爵位，还任命其子周亚夫为大将军。此后，周亚夫为大汉王朝南征北战，建立诸多功勋。

薄昭是薄太后的唯一弟弟，在拥立刘恒的过程中鞍前马后，深得其力，被封为轵侯。汉文帝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，却受到薄昭等元老重臣的阻挠。据说薄昭自恃国舅，公报私仇，将斩了自己族侄薄贵的钦差钟毓绑回府中，逼迫钟毓给薄贵披麻戴孝，钟毓据理力争。薄昭一怒之下，将钟毓杀死。钟毓夫人闻讯痛不欲生，写下遗书，弃儿自尽。依国法，文帝下令斩首薄昭，大臣们劝阻，薄太后也大骂文帝无情无义。母命臣表之下，文帝遂改变初命，示近臣宴请薄昭，透漏让其自尽的圣意，薄昭恼怒万分，拒绝自尽。最后，汉文帝命大臣着丧服复见薄昭，被逼无奈的薄昭愤恨自绝。很明显，文帝逼舅舅薄昭自杀并不仅仅是为推行新政，执法严明，更重要的是已发现薄昭势力坐大，为防止重蹈吕后覆辙，才不得已而为之。后世称赞薄太后曾保护周勃免于一死，但在对待至亲薄昭犯法一事上明显没有强行干预，更显示其识大体、顾大局，深明大义的高风亮节。

汉文帝在位23年，于公元前157年驾崩，葬于长安东南霸陵。在薄太后的辅佐下，太子刘启即位，是为汉景帝，尊薄太后为太皇太后。汉景帝二年（公元前155年）四月，太皇太后薨，葬霸陵西南，史称南陵。1957年，南陵被陕西省列为名胜古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75年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南陵西北200米处发掘外藏坑20座，出土有彩绘女侍俑、陶罐及大量兽、禽遗骨。陵园现存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“汉薄太后南陵”墓碑。

薄姬冢在郏缘由探析

薄姬归葬长安南陵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，那么郏县之薄姬冢该作何解释？对此，史无详载。坊间历来传闻薄姬为郏县人，此乃家乡为其建造的衣冠冢。1996年《郏县志·文物胜迹》载，“薄姬墓，汉墓。旧志载：‘汉薄后，郏人，墓在县东三十里。’现在郏县城东北15公里的冢头北街村及大李楼村北各有一座高两丈、占地1.5亩的墓冢，名曰薄姬冢，为西汉薄姬娘娘的疑冢。”同治三年《郏县志》也如是记载，然而最后却表示质疑说，薄姬葬长安南陵，正史昭然可考，不知郏县何以沿袭这种说法？笔者认为，尽管说法种种，薄姬冢屹立郏县，必定事出有因。既然史志有载，坊间传闻恐怕也不会空穴来风。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51）进士、太仆寺少卿郏人李宜培《薄太后墓碑记》载：“前辈每指太后母家，隔溪相望，凿凿可寻。意者，后虽明达而眷恋所生此，亦见女子至性，墓在是想当然欤！”可见李宜培也是认同薄姬眷恋母亲“所生此”“墓在是”这种说法的。

《墓碑记》载“前辈每指太后母家，隔溪相望，凿凿可寻。”岂不是今日之冢头镇柿园村吗？魏姓至今仍是该村的大姓。所谓魏媪莫不是源自该村魏姓？再说当时的所谓“魏国”，实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为拉大旗作虎皮，拥立早已成为庶民的魏国公子魏咎为魏王，定都大梁（开封）。不久魏咎死，其弟魏豹继位魏王。应该就是此时魏媪将薄姬送给魏豹为妾的。随后，魏豹随项羽入关，都平阳（山西临汾），即西魏王，不久就被刘邦所灭，薄姬也被刘邦掳走，送入汉宫织室。从中可见，距开封200余里的郏县正是魏国属地，所谓“魏媪”不过是个连名字也没有的魏姓老妇。在那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的动荡岁月里，没留姓名、不明住地都在常理之中。然而建造占地亩余、高达10余米的数个薄姬墓冢却是非同一般的大型工程，必定事出有因。如此大型工程，没有朝廷敕命，没有薄姬本意，地方岂敢造次，谁人胆敢妄为？正如《墓碑记》所云“意者，后虽明达而眷恋所生此，亦见女子至性，墓在是想当然欤！”想来，薄太后明达事理，眷恋生育母亲的故土，因而在这里建立墓冢就顺理成章了。目前在拿不出令人信服实证的情况下，如此解释也许能够自圆其说。

《墓碑记》在探究薄姬冢来历的同时，言辞恳切地指出，“子贵为天子，称薄姬谬也！”“太后者，母天下之号，而姬者，封父母邑之称，其然欤?”指出儿子贵为天子，称其母亲为“薄姬”是错误的。尤其作为其父母家乡墓冢，称“薄姬冢”，像话吗?“太后”是母仪天下的称号，故本篇名为《薄太后墓碑记》。读后，不觉为400多年前的李公点赞。

薄太后处世哲学的历史启迪

薄太后一生贤淑宽厚、淡定从容，顺其自然、与世无争，历经波澜、处变不惊，把握机遇、因势利导，辅佐两代皇帝，开创“文景之治”，奠定了泱泱大汉基业，为后世所称颂，为万民所敬仰。200多年后，光武帝刘秀来到高庙祭祀高皇帝刘邦，言吕后违背“非刘不王”戒约，残害刘姓诸王，大肆分封吕氏，祸乱朝纲，天命几坠，实不配高庙，应于迁出，而薄太后母德仁慈，孝文皇帝贤明临国，子孙赖福，延祚至今。因此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，配食高庙，四时上祭。自光武帝刘秀退吕进薄后，民间就进一步将薄姬集至善、至美的完美女性于一身，与至高、至尊的皇太后高度统一而步入神坛地位，建祠立庙，当作无所不能的神灵顶礼膜拜，祈福消灾。

汉唐以降，豫西地区就有薄姬庙存在，薄姬信仰在民间已广为流传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仅汝州市就曾有四处薄姬庙存在。据说，临汝镇娘娘山上的薄姬庙，是汉景帝思念祖母，在她当年曾经驻扎过的山上所修建的。娘娘山又名霸陵山，海拔658.8米，地处汝州、汝阳、伊川三地交界，扼宛洛古道要塞，曾是名闻遐迩的一方胜景。近年重修的薄太后拜殿与七层高的娘娘塔屹立山巅，同塔边那株虬枝盘旋的古树相映成趣，别具风韵。每逢初一、十五或节假日，善男信女云集于此顶礼膜拜，香火旺盛，或祈求子嗣，或消灾祈福……正德《汝州志·山川》卷二载：“玉羊山，在州西六十里，其山多羊迹，上有薄太后庙。”后移至庙下镇神沟村，可惜近代破四旧，被彻底清除。而杨楼镇耿庄村下属的自然村干脆就有个“薄姬庙村”，是以该村曾有薄姬庙而得名。焦村镇安沟娘娘庙内现存清代两块碑刻，记载着嘉庆二年（1797）和宣统元年（1919）两次修缮情况及其庙宇的来历和功能曰：“太后颍人，去汝密迩，兹地建庙允宜。内附八蜡、蚕姑者，农间秋冬报赛，蚕桑之利赖焉。环近居民时祷太后祠，祈佳祥，祓无子辄验，故奉事尤笃。”不难看出，薄姬娘娘既掌管子嗣生育，护佑妇女儿童，又兼有蚕神、蝗神之责，庇佑蚕桑农事，风调雨顺，几乎是一个神通广大、有求必应的慈祥女神。尤其是碑文中的“太后颍人，去汝密迩”，再一次呼应薄姬为颍川郡所属的郏县人。

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进士、户部主事宝丰人王培生《重修薄后庙缘疏》（以下简称《缘疏》）载：“父城东偏五十里，旧有汉太后薄氏庙，乡人祀之以祷子焉。”父城，宝丰之古称；东偏50里，似应是现今宝丰县李庄、翟集一带。

《缘疏》以大量篇幅阐述了薄后的身世，言之所以拥立刘恒为帝，主要是大臣们“疾诸吕强横，皆称薄氏谨良，遂迎代王而立之。则是文帝之立，乃以后之故耶！殷之兴也，以有娀（sōng），周之兴也，以任、姒，皆有圣德，可以母仪天下。”

《缘疏》将“文帝之立”是因“薄氏谨良”，类比于商朝的兴起是因娀简（有娀氏之女）生殷商之始祖启，周朝的兴起是因周文王之母太任，周武王之母太姒，称薄后“可与有娀、任、姒等并重于千秋”“皆有圣德，可母仪天下”，评价之高，溢于言表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篇为数不多从政治角度评价薄太后的碑文，其称赞薄后一生崇信黄老“无为”哲学，清静虚无，顺其自然，不刻意为之，最终却“以仁易暴”取得胜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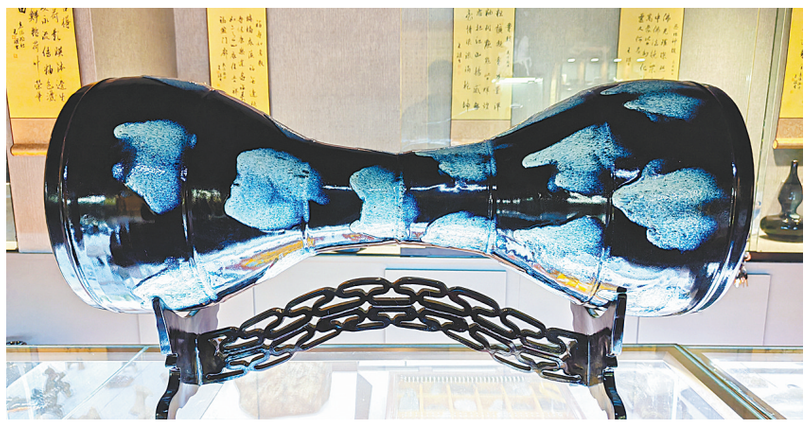
通常情况下，积极进取往往是成功的主要途径，而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看起来具有消极保守的倾向，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，这种带有原始朴素色彩的“重柔者吉”的辩证法，却透露出一种睿智的政治智慧。薄姬的身世经历就是成功的典型范例。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，修身养性，低调做人，韬光养晦，奠定基础，一旦条件成熟，就顺势而为，达济天下，给世人留下深沉的思考和回味。

两千年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，而国人早已视薄姬为善良、美丽、智慧、勤劳的化身，尊其为法力无边、神通广大的女神。薄姬的故事如同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、王莽撵刘秀的故事一样，已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符号，深深镌刻在中州大地上，融入华夏民族的血液中。

位于郏县冢头镇的薄姬冢及薄姬塑像 图片由萧根胜提供

花瓷羯鼓耀鲁山

● 袁占才



鲁山花瓷艺术馆陈列的花瓷羯鼓 本报记者 姜涛 摄

花瓷流韵，其韵首在羯鼓。这枚音乐奇葩激震人心，自盛唐丰润，千年摇曳，至今，在瓷界，一谈花瓷，开口必说羯鼓。

鲁山的几位贤达，倾心复原花瓷古艺，任凭把黑釉烧得再亮，若是烧不出几件像样的羯鼓，瓷行里就矮了三分。我到几个民间展馆探看，每见玻璃柜紧锁，柜中的古瓷片，含有瓷鼓片；满架新瓷比比，更有羯鼓琳琅，一例的黑釉底色，缀之以白斑蓝斑，或大或小，腰粗腰细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花瓷收藏者，若能藏上几块唐宋的残次鼓片，便有了吹谈的资本。

鲁人选礼馈友，上选花瓷，优选瓷鼓，饰以精致木架，标之“一鼓作气”，寓意鹏程万里，谁得了谁喜。时逢立春，我到尧神公司，站到三米长的瓷鼓旁，手掂粗大的鼓槌，擂之轰响，一种磅礴，几丝豪情，从心底陡然而升。问这巨型瓷鼓，窑里装不下，怎么烧出来的？曰：打作了三截，烧后无缝衔合，费了老鼻子劲儿了。

瓷的功用，原在餐饮礼器，时至今日，收藏雅赏倒成了首位。家居处，摆上一件，满室生辉。摆什么好呢？制瓷大师、我的本家袁留福说：“摆瓷鼓为宜。”他的理由，花瓷羯鼓可催花开、可增春意、可鼓士气、可提人心，再好不过。我不明底里，留福说：“玄宗赞过啊！”

岂止是赞过！翻开史书，我禁不住击节而叹：花瓷羯鼓，这唐代的乐器之王，原是玄宗之最爱啊！玄宗洞晓音律，是丝是管，随手弹拨，清浊变转，应指散声，自合节拍，连更古的乐官乐师夔旷也难超过。玄宗尤爱羯鼓，常云其为八音之领袖，诸乐不可为比。在华清宫，他专一盖了座楼台，临朝之余，每每登楼击鼓，谱写新曲。乾隆《临潼县志》曰：“羯鼓楼在第一峰西。”唐崔道融《羯鼓》诗：“华清宫里打撩声，供奉丝簧束手听。寂寞銮舆斜谷里，是谁翻得雨淋铃。”该诗描述华清宫里，玄宗敲打羯鼓时，梨园弟子在旁垂手静听；安史之乱，玄宗奔蜀，于斜谷道中写了首羯鼓曲子，名曰《雨淋铃》。一代帝王，仓皇之中，竟还不忘创作鼓曲，他对羯鼓何等用情，可见一斑。

羯鼓，源自西域羯族，诸如龟兹、高昌、疏勒、天竺等地常用，盛唐时传入中原。这种打击乐器，原为木腔，腰部稍细，两面蒙皮，皮乃公羊（羯羊）皮为上。《通典》云：“羯鼓正如漆桶，两头俱击，以出羯中，故号羯鼓，亦谓之两杖鼓。”其声噍杀鸣烈，尤宜促曲、破战、催花，又宜高楼晚景，月白风清，破空透远。它的槌杖，取自黄檀、狗骨、花楸等木，唯干燥滑腻，击打之声方清脆响亮，如战马嘚嘚，这才够味儿。

原本木制的羯鼓，怎会移花接木、用花瓷制成鼓腔呢？想是受了远古陶埙陶铃、骨笛骨哨的启发，已无法考证。总之，花瓷羯鼓一经问世，玄宗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。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述，玄宗询问教坊乐工李龟年：“你练习打羯鼓下了多少功夫？”李龟年说：“我打坏的鼓槌，有五十多根，不足一个竖柜。”他这话，明为谦虚，实是自豪。玄宗一听，毫不客气地回道：“比朕差远了，朕打坏的鼓槌，有四柜子之多啊！”李龟年一听，脸儿红到了脖根儿。难怪，这位皇家的最高首长兼皇家乐团中的羯鼓首席演奏家，在演奏时被人赞颂为“头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点”，那是下了功夫的啊！

作为音乐论著，唐人南卓的《羯鼓录》，较为详细地记下了玄宗酷爱花瓷羯鼓之事。南卓任洛阳令时，曾和白居易、刘禹锡饮酒谈乐，两位诗人数度劝告南卓，这才促使其下了十年之功，写出了《羯鼓录》。

《羯鼓录》记了这么一件奇事：有年初春，宿雨始晴，景色明丽，柳杏鼓苞。玄宗感慨：“对此景物，怎能不断一断物候，应一应节气？”左右侍奉的嫔妃听了，以为他要设宴，赶忙备酒，独高力士明白玄宗之意，遣人速速取来了羯鼓。临着殿廊，玄宗神情洋溢，双手轮飞，势如急雨，纵击一曲自创之乐《春光好》。这一击不打紧，放眼再观柳杏，竟然发现，苞蕾已然绽放。玄宗大喜，笑谓嫔妃曰：“此一事，不呼我作天公，可乎？”嫔御侍官，皆呼万岁。

玄宗敲击羯鼓，推柳吐芽，催花速绽，比其祖母武则天违背节时喝令牡丹一夜花开，少了几分狂傲，多了几许风雅。由之，这一至美场景，诞出了一个成语：“羯鼓催花”和“击鼓催花”，延伸而出，又有“击鼓传花”和“响鼓传花”之词并酒令。我国南方，有腊月里击鼓催春之习俗，亦源于玄宗的羯鼓催花。

《羯鼓录》还记了两件事。玄宗的侄子、汝南王李璡，姿容妍美，玄宗甚爱之，尽力传授他鼓技。李璡聪悟敏慧，很快就学会了。玄宗每每出游，都舍不得丢下他。李璡常戴着砑绢帽打曲，一次，玄宗特意摘了朵红槿花，置于李璡帽上笪处。笪为竹篾编的帽檐，三物皆极滑。李璡不动声色，奏了一曲《舞山香》。曲罢，玄宗定睛再看，那花儿插在笪处安然无恙，不禁脱口赞之：“真神仙也。”回头，赏给李璡满满一橱金器。玄宗虽然爱乐，但不喜听琴，一次宴会，琴曲还未弹完，玄宗不顾人众，叱琴师离开，吩咐太监：“速召花奴（李璡乳名），取来羯鼓，为我解秽。”由是，“羯鼓解秽”一词，就有了用自己喜欢之物替代脏物，涤荡烦腻、解除不快的含义。

李商隐的《龙池》，用白描之笔，勾勒出了一幅玄宗击鼓的狂欢图：“龙池赐酒敞云屏，羯鼓声高众乐停。夜半归来宫漏永，薛王沉醉寿王醒。”宴饮高潮，玄宗亲自下场，击打羯鼓，以助酒兴。

南宋范成大有诗《题开元天宝遗事》曰：“御前羯鼓透春空，笑觉花奴手未工。一曲打开红杏蕊，须知天子是天公。”用凝练的语言，高度概括了“羯鼓催花”典出的渊源。

再回到鲁山花瓷。作为盛唐时期最早的高温窑变之瓷，其名先由民间风靡，后由玄宗钦定。钦定之因，亦缘花瓷羯鼓而起。

《羯鼓录》又记：宋开府（宋璟），虽耿介不群，亦深好声乐，尤善羯鼓……始承恩顾，与上论鼓事，曰：“不是青州石末，即是鲁山花瓷。”捻小碧上，掌下须有朋肯之声，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。且用石末花瓷，固是腰鼓，掌下朋肯声，是以手拍，非羯鼓明矣。第二鼓者，左以杖、右以手指……上与开府兼擅两鼓。

这段话，给了今人以充分的探讨空间。它先明证，鲁山花瓷可做腰鼓，且玄宗熟稔。玄宗打眼一看，便能立即说出产自鲁山。掌下发出朋肯声者，谓汉震第二鼓，非谓羯鼓。汉震第二鼓的击打方式，左用鼓槌击，右以手指拍。而这两种鼓，玄宗与宰相宋璟都很擅长。

鲁山民间对地产之瓷鼓多谓花瓷羯鼓，亦有称花瓷腰鼓、花瓷拍鼓的。称之腰鼓，我觉得并不确切，这么沉重的东西，很难悬于腰间击打表演。称之拍鼓，似亦不准，手拍与鼓槌击打，所发之音大异。今之瓷鼓，人们不击便罢，击则用槌。

基于权威认定的，当属故宫博物院。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河南博物院的专家，对鲁山段店窑反复调查发掘，采到无数羯鼓残片，经比对，其质地、釉色，与故宫所藏花瓷羯鼓完全一致，遂认定传世花瓷羯鼓出自鲁山段店。2017年，中国古陶瓷学会召开鲁山窑学术研讨会，认定段店窑乃宫廷贡窑。

故宫的鲁山花瓷羯鼓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广口细腰，长58.9厘米，鼓面直径22.2厘米，身上凸起7道弦纹，漆黑的釉面上，蓝白斑块点缀，古朴典雅。

华夏鼓之型制，不可胜数，唯鲁山花瓷羯鼓特立独行。诚如马未都先生所说：“唐代的另一种装饰非常强烈的瓷器，叫鲁山花瓷。鲁山花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。”

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